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 品藏书系

彩色
插图本

COLOR ILLUSTRATED EDITION

母豺火烧云

沈石溪 著



品藏书系
沈石溪
动物小说大王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 · 品藏书系



沈石溪
著

母豺火烧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豺火烧云/沈石溪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6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ISBN 978-7-5597-0020-9

I. ①母… II. ①沈…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2447 号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母豺火烧云

MUCHAI HUOSHAOYUN

沈石溪 著

责任编辑 郑妍
绘 图 胡志明工作室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网址:www.ses.zjcb.com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彩页 10

字数 166000

印数 1—200000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7-0020-9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一	飞来横祸	1
二	大仇得报	13
三	收养狼崽	25
四	智斗雪狐	29
五	夜袭村寨	44
六	春心萌动	68
七	考验爱情	92
八	佳偶离去	109
九	蛇口逃生	125
十	枯井救援	142
十一	雌狼怀春	169
十二	惨遭不幸	176
十三	不忘母恩	190
十四	沼泽惊魂	200

十五 相依为命 221

十六 巧护小狼 229

十七 牺牲自我 252

动物档案——豺 259

互惠关系中的豺和狼 271

获奖记录 276

珍藏相册 278

图书最新情报 282

一 飞来横祸

滇北高原日曲卡雪山脚下，灌木野草丛中，有一个口小腹大的椭圆形石洞，形状很像弥勒佛的肚子，相传明朝年间有个苦行僧曾在这里面壁十年诵经修行，因此这个石洞也叫大肚佛窟。

一只母豺，将小小的大肚佛窟占为巢穴，产下一雌一雄两只幼豺。也许是受神灵保佑，两只幼豺健壮活泼，出生才五天就睁开了眼睛，第七天就会在石洞里蹒跚爬行。

豺是日曲卡雪山一带常见的中型走兽，当地山民称之为豺狗，因为体毛偏红，也有叫作红狼的。既叫豺狗，又名红狼，可见豺的外貌特征介于狗和狼之间，体形比普通土狗稍大些，比狼要小得多。从动物分类学上说，豺、狗、狼皆为哺乳纲犬科，但狗和狼为犬科犬属，也就是同科同属，彼此血缘关系较近，豺却另成一属，为犬科豺属，完全是另一种动物。

那只刚刚做了妈妈的母豺，体毛浓密，背脊、尾巴和足踵上的毛色泽艳红，走动起来，就像天边的火烧云，因此，它的芳名就叫火烧云。

母豺火烧云今天运气不错，下午外出狩猎，刚到古纳河边，就碰到一只红颊獾与一条大青蛇在殊死搏斗。红颊獾锐利的牙齿咬住大青蛇的头颈，大青蛇两米多长的身子缠勒红颊獾的脖子，在河边的沙滩上打滚。它不会去帮大青蛇，当然也不会去帮红颊獾，谁输谁赢与它没多大关系，它蹲在河边的一个树桩上，免费看了一场獾蛇大战的好戏。过了一会儿，大青蛇七寸被咬断，蹦弹了几下，像根烂草绳一样瘫软在地。红颊獾筋疲力尽，趴在沙砾上大口喘息。它从树桩上跳下来，冲着红颊獾叫了数声。红颊獾本来就不是豺的对手，又刚刚经过一场鏖战，元气大伤，哪里还敢接招，委屈地嚎了两声，夹起尾巴逃之夭夭。它不费吹灰之力，就白得了一条大青蛇。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自然中经常上演这样的悲喜剧。

对母豺火烧云来说，这是获得食物的最佳方式，不劳而获说起来虽然难听，享用起来却特别舒服。特别是对处于哺乳期的母豺来说，再也没有比白捡一顿丰盛的食物更让它高兴的事了。对豺而言，除了老鼠、青蛙和小鸟，任何狩猎都有风险。即使捕捉雪兔，兔子逼急了还会反咬一口；捕捉羚羊的话，弄不好就会被羊角挑伤。哺乳期的母

豺要是在狩猎中负了伤，不但自己倒霉，幼豺也跟着遭殃。因此，处于哺乳期的母豺在狩猎时会格外小心谨慎，宁肯捡食已经腐烂的动物尸体，也不去冒险打猎。现在好了，红颊獭替它宰杀了大青蛇，食物活宰活杀非常新鲜，没冒什么风险，也没损耗体力，就能吃到鲜美爽口、营养丰富的蛇肉，这等好事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它叼着大青蛇拖回大肚佛窟。不在野外进餐，是有原因的。倘若在古纳河边当场撕食大青蛇，血腥味很有可能会引来嗅觉灵敏的野犬、狼群或金猫等猛兽，从它嘴里将大青蛇抢了去。在弱肉强食的林莽中，到处都有想不劳而获的强盗坯子。就算侥幸没遇到抢掠食物的猛兽，成群结队的秃鹫和大嘴乌鸦也会来分一杯羹，闹得它没办法安心心地进食。

小半条大青蛇，就足够母豺火烧云饱餐一顿。它将吃剩的大半截蛇藏在大肚佛窟的石坎后面，以备明后天再吃。两只幼豺出生才一个星期，毫无自我保护意识，也毫无自我防卫能力，哪怕闯进一只紫貂或黄鼬，都能将它们当甜点心给吃了。所以，母豺火烧云尽量减少外出狩猎的次数，压缩外出狩猎的时间。换句话说，尽量抽更多的时间待在两只幼豺身边，以减少因它不在巢穴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日头偏西，斜斜地照进大肚佛窟，阴暗的石洞一片灿烂。日曲卡雪山秋天的阳光浓艳瑰丽，带着成熟野果子的

香味。母豺火烧云躺在斑驳如玫瑰花瓣的阳光下，将一双小宝贝搂在自己的怀里。鲜美的蛇肉吞进肚子，就好比作坊有了优质原料，奶子胀鼓鼓的，蓄满了芬芳的乳汁，两只幼豺吃得满嘴溢香。大概营养好的缘故，小家伙们眼睛才睁开没几天就学会打闹了，你抓我一把，我啃你一口，在妈妈的怀里滚来滚去，发出吱呀吱呀的叫声，在母豺火烧云的耳朵里，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小夜曲。

它已经储备了两天的食物，也就是说，明后两天，它可以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小宝贝身边，不用为食物外出奔波了。阳光很温暖，小宝贝很可爱，大肚佛窟很温馨，它温柔地舔吻着幼豺的小脸、额头、背脊、肚皮和四肢。对豺来说，母亲的舌头就是梳子和洗澡毛巾，它将两个小家伙浑身上下擦洗得干干净净，金黄色的绒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做完这一切，它有点儿累了，伸了个懒腰，慵懶地闭上眼睛，享受这难得的清静。

灾难往往就是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刻悄悄降临。

突然，母豺火烧云觉得耳朵里钻进一丝不和谐的声音。咔嚓咔嚓，声音来自石洞外那片乱石滩，不像是山风吹动枯枝败叶摩擦地面，也不像是雀鸟抓刨沙子觅食小虫。咔嚓咔嚓，声音虽然微弱，但一点儿一点儿在放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由远而近往大肚佛窟走过来。带崽的母豺警惕性是很高的，连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竖一只耳，对任何可疑的东西都高度敏感。它急忙睁开眼爬起来，透过洞

口的蒿草望出去，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大肚佛窟外的乱石滩上，夕阳把一匹狼的影子拉得很长。

两只不懂事的幼豺还在打闹，吱呀吱呀地叫唤。它赶紧将小家伙们压在自己身体底下，用乳头堵住它们的小嘴，不让它们发出声音。

它目不转睛地盯着狼。石洞内幽暗，石洞外明亮，形成光线差；它在暗处，狼在明处，它能看见狼，狼暂时还看不见它。这是一匹全身紫黑皮毛的狼，高大健壮，俗称大灰狼。狼的腹部吊着两排乳房，饱满得就像秋天树枝上成熟的野果子，哦，是一匹处于哺乳期的母狼。大灰母狼转动狡黠的眼珠子，东张西望，尖锥形的鼻吻在地面上嗅闻闻，朝大肚佛窟走来。

母豺火烧云看出来了，大灰母狼所走的路线，就是刚才它叼着大青蛇回巢穴的路线。它猛然醒悟，自己叼大青蛇回家时，大青蛇很沉也很长，说是叼着走，其实是拖着走。那蛇头已被红颊獾咬烂，死蛇一路滴着血，肯定还在草根和岩石上留下碎肉与内脏。大灰母狼就是发现蛇血和其他痕迹，搜索追踪而来的。它理应将大青蛇拖回大肚佛窟后，顺原路再走一遍，将蛇血和其他痕迹舔擦干净或刨些灰土掩埋起来的。可它没这么做，当时因为白捡了可供它饱餐三天的大青蛇而兴奋得有点忘乎所以了。它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引狼入室的愚蠢而又可怕的错误。在危

机四伏的林莽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招致厄运与不幸。对豺这样处在大自然食物链中间环节的动物来说，任何时候都应该谨小慎微，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得意了。可惜，它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

要是现在石洞外的灌木丛里突然蹿出一只惊慌失措的野兔来，吸引大灰母狼的注意力，把它引开就好了。遗憾的是，灌木丛静悄悄的，根本就看不到什么替死鬼。要是老天爷突然下一场冰雹就好了，比鹅卵石更大的冰雹砸在大灰母狼脑壳上，不能把它砸得脑浆迸流，起码也把它砸出脑震荡来。遗憾的是，万里晴空，别说大冰雹了，连雨点都不会落下一滴来。

大灰母狼用鼻子和眼睛搜索前行，恐怖的影子离大肚佛窟越来越近。

假如来的不是狼，而是其他食肉兽，例如豺狗或狗熊什么的，母豺火烧云也不会如此恐惧。豺狗虽然有“小老虎”的美名，比狼凶猛多了，但豺狗和豺并非水火不能相容。如果是豺狗找到大肚佛窟来，即使发现里头藏着一窝豺，也无非是想弄顿晚饭吃吃，它将吃剩下的大半截蛇扔出洞去，豺狗得到鲜美的食物，也就没有兴趣再在这里纠缠不休。狗熊虽然身体有五匹狼大，是森林里有名的大力士，熊掌能轻易撕裂野牛皮，但比狼容易对付多了。狗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假如现在真是狗熊在石洞外徘徊的话，它可以蹿出洞去，装作受伤的样子，瘸起一条腿，朝

别的方向逃窜，贪婪的狗熊肯定会上当，号叫着拔腿追撵。它只要控制好自己的速度，狗熊追得快时也逃得快，狗熊追得慢时也逃得慢，始终保持一个让追赶的狗熊充满希望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就能将危险引开。

但狼就不同了，狼和豺同属于犬科动物，需要基本相同的生存环境和食物资源。大自然中，生存竞争的规律是：物种之间习性和食源越相同，关系就越紧张，竞争就越激烈。正因为这样，自古以来，豺和狼就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竞争对手，狼天生就憎恶豺，豺也恨不得天底下所有的狼都得瘟疫死光。狼一旦发现豺的踪迹，就不会是弄顿晚饭这么简单了，即使火烧云将那条吃剩大半截的蛇扔出洞去，也是绝对没法将狼哄走的。狼会守在石洞口，先将送到嘴边的蛇肉吞进肚，肚子填饱有了力气后，再冲进石洞来收拾豺。尤其是母狼，在这块土地上产下狼崽，建立了狼家庭，是绝不会允许豺存在的，它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用假装受伤这种伎俩对付狼，一点儿用也没有。狼和豺同属犬科动物，许多行为模式大同小异，假装受伤的把戏骗不了狼。母豺火烧云晓得，自己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母狼绝不会掉头来追赶它的，只会朝它奔逃的背影投来鄙夷的一瞥，然后继续沿原先的路线嗅闻寻找，直到把石洞里的两只幼豺找到并咬死为止。

从某种意义上说，狼是豺的头号天敌，也是豺生存的最大威胁。

人类字典里爱把豺和狼组成一个词——豺狼，好像豺和狼是要好得难分难舍的朋友、臭味相投互相勾结的伙伴，真是咄咄怪事。

能让两只刚出生才半个月的幼豺躲过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藏在原处不发出一点儿声响，蒙混过关。动物经常要用生命来玩躲猫猫的游戏。但愿这匹大灰母狼是个近视眼，是个聋子，是个鼻炎患者，看不清听不明也嗅不准，找不到被蒿草遮蔽的大肚佛窟。

但它很快就失望了，大灰母狼好像既不是近视眼也不是聋子更不是鼻炎患者，眼不花耳不聋鼻不堵，恰恰相反，眼明耳聪鼻灵，似乎已经发现大肚佛窟里有一窝藏匿的豺，狼尾像根棍子一样平平地举了起来，嘴巴微张，露出一口尖利的狼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透出一股杀气。怪不得人类词典中有“白眼儿狼”这个贬义词，确实，狼眼看上去很凶恶，让“人”不寒而栗。

母豺火烧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唉，要是公豺大鼻孔此时在身边就好了，它就不用这么害怕。公豺大鼻孔是它的夫君，也是两只幼豺的父亲。豺实行单偶制，雌雄共同抚养后代。大鼻孔是很优秀的公豺，忠诚勇敢，长得也一表“人”才，鼻吻又大又漂亮，因为鼻孔大所以嗅觉格外灵敏，因为嗅觉格外灵敏所以捕食成功率很高，日子过得很宽裕。公豺大鼻孔同它一起生活了近半年，就在它快要分娩时，发生了意外。在一次狩猎时，它追逐一头小羚

羊，小羚羊逃进沼泽地，公豺大鼻孔跟着追进沼泽地，倒是将小羚羊扑倒咬死了，但正值夏季多雨季节，潮湿的沼泽地里，山蚂蝗多得就像山上的野草一样。当公豺大鼻孔将小羚羊拖出沼泽地时，身上被叮了十多条蚂蝗，更不幸的是，有两条可恶的蚂蝗钻进它的大鼻孔去，怎么挖也挖不出来，越用爪子抠，蚂蝗越往里头钻，拼命打喷嚏打响鼻也无济于事，豺社会又没有外科医生可以动手术，只能任由蚂蝗顺着大鼻孔钻进脑子里去，公豺大鼻孔几个小时后便昏迷死亡。一代豺杰，竟然死在蚂蝗这样小小的环节动物手里，母豺火烧云每想到这一点，便备感痛心。在这个世界上，它第一恨狼，第二恨的就是蚂蝗，要不是蚂蝗作怪，它心爱的公豺大鼻孔不会英年早逝。当然，鼻孔太大也是致命的原因，要是没长大鼻孔，而是长普通鼻孔，也许蚂蝗就钻不进去了。漂亮出众的大鼻孔，恰恰成了断送性命的原因，真让母豺火烧云想不通。要是公豺大鼻孔没有死，也许就能化解眼前这场生存危机。大灰母狼厉害，虽然单打独斗时豺不是狼的对手，但若两只成年豺齐心协力，并肩从大肚佛窟蹿出去扭住狼撕打，不说能成功消灭狼吧，起码可以咬个平手，守住洞口，保护两只幼豺免受伤害。

此时此刻，它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化解这场生存危机。

大灰母狼离洞口只有二三十米了。在这节骨眼上，母豺火烧云又犯了一个错误。它太紧张了，生怕不懂事的幼

豹会叫唤或发出响动，牢牢地将两只幼豹揽在怀里，也不管它们是否需要，将乳头塞进它们嘴里。小雄豹大约是小嘴被它的乳头堵得太厉害，柔弱的爪子拼命在火烧云的胸口踢蹬，挣扎着想把小嘴从它的乳头上拔出来。它用爪子紧紧按住幼豹，宝贝，求求你别闹了，乖乖吃妈妈的奶，千万千万要忍耐！或许是将小雄豹的小嘴捂得太紧，影响了小雄豹呼吸，小家伙挣扎得愈加猛烈，小嘴还啃咬它的乳头。豹一生出来就有牙齿，虽然乳牙细小如碎玉，谈不上锋利，但乳头肉质细嫩，小家伙胡啃乱咬，就像大黄蜂或红头蚂蚁在叮蜇，它忍不住抽搐了一下，小家伙趁机将嘴从乳头上拔了出来，咿呀发出一声抗议似的叫唤。它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刹那间脑子一片空白。另一只小雌豹也从它怀里挣脱出来，咿呀咿呀地叫唤，就像开二重唱音乐会。

它们毕竟还小，出生才几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也不懂得什么叫弱肉强食。

大灰母狼停了下来，发出一声低嗥，绿莹莹的目光聚焦在大肚佛窟，狼毛耸立，狼腿曲蹲。在洞口草丛后面窥望的母豹火烧云晓得，大灰母狼已发现目标，准备厮杀了。它心一横，咬住小雌豹的后颈皮，蹿出石洞，拼命向荒野逃窜。

它不是面对强敌就会吓得屁滚尿流的胆小鬼，也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惜牺牲儿女的自私鬼。假如有百分

之二十的可能战胜对方，假如牺牲自己能换取两只幼豺的生命，它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同大灰母狼拼个你死我活。问题是，豺的身体仅有狼的三分之二大，豺牙没有狼牙尖利，力量也弱得多，一只豺同一匹狼搏杀，绝无赢的希望。与狼拼斗，无疑等于自杀。它若被母狼咬死，两只幼豺也必死无疑，不是被母狼咬死，就是活活饿死，绝无活下去的可能。既然如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逃跑，或者说撤退。

它叼起一只幼豺逃窜，也是一种求生策略。将两只幼豺分开，至少可以避免被大灰母狼一锅端。它是这样设想的，要是大灰母狼不来追赶它，它带着小雌豺就可以狼口脱身，保住母女俩的性命。要是大灰母狼来追赶它，它叼着幼豺拼命跑，七拐八弯尽量转得大灰母狼头晕眼花、迷失方向，即使最后它不得不扔下叼在嘴上的那只小雌豺，但大灰母狼也许找不到大肚佛窟了，石洞里的那只小雄豺就有存活下来的可能。

舍一保一，不失为一种机智的选择。

当它冲出大肚佛窟时，大灰母狼怔了怔，随即旋风般地在它背后衔尾猛追。

豺腿比狼腿短，豺本来就没有狼跑得快，再加上它又叼着一只幼豺，速度大受影响，才跑出几十米远，甚至还来不及拐个弯，狼嘴就触碰到豺屁股了。它不得不松开嘴，扔下宝贝幼豺。

大灰母狼停止追撵，扒开草丛，将还在打滚的小雌豹一口咬死。

母豺火烧云逃到一个安全的距离，登上小山丘，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大灰母狼的举动。

大灰母狼又闻着气味，向大肚佛窟搜寻而去。

母豺火烧云看得很清楚，大灰母狼两排乳房胀鼓鼓的，肚子一点儿也不瘪，绝不是因为饥饿而来捕食的。它的意图很明显，是不愿让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母豺火烧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大灰母狼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大肚佛窟，扒开枯草钻了进去，不一会儿，舌头舔理着嘴角的血丝，又从石洞里退了出来，朝密林深处跑去。大灰母狼脚步匆匆，也许是急着赶回狼窝去给嗷嗷待哺的小狼崽喂奶呢。

等大灰母狼走远了，母豺火烧云跑回大肚佛窟，小雄豺脖颈儿被咬断，早已气绝身亡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个幸福的豺家庭就这样家破豺亡了。

对野生动物来说，命途多舛，经常会遭遇飞来横祸。

大灰母狼没有吃两只幼豺，只是将它们咬杀，然后将尸体丢弃在原地，用这种残忍的方式警告母豺火烧云赶快离开。

母豺火烧云嗷嗷哀泣，眼泪汪汪，心如刀绞，却也无可奈何。